

新
創
作
叢
書
蒙
莊
著



今 齊 人

祖
國
出
版
社

814-45 16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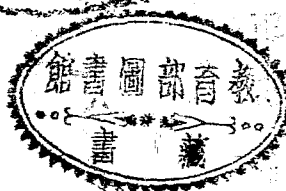
蒙
川

新 創 作 發 書

第 一 冊

今 齊 人

莊 著



附

五
星
希
刻

附
錄

祖 國 出 版 社

1 9 4 3

增補

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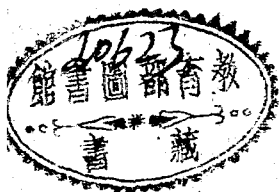
目次

齊人
(五幕劇)

清空頭腦
(獨幕劇)

1

8



今齊人

第一幕



(南)

時：二十七年的春天

地：香港一個私人的住宅

人：王嫂：一個老媽子

何麗華：何公館的小姐，王達詩的夫人，二十六七歲的摩登少婦，因為父親何勉齋在政商界都有極

高的地位，丈夫依賴着她父親的勢力，所以趾高志滿，頗指氣使，真乃不可一世。

王達詩：三十八九的老年，一個山東的土財主，十五年以前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本鄉娶了

親。在一個教會學校畢業了業，用了一趟洋，立志要另娶一個有地位的摩登小姐，以便將來做公使夫人，免得鄉下婆娘出醜，居然成功了，強令允配的老婆，隨着望七的老父遷居，說甚麼代子繼，這位王先生從此便一帆風順，在政商兩界借着丈人的力量，都有連繫，兼差不少，但是交際太忙，又要侍候太太，不能實際工作，差不多都是拿乾薪不做事。抗戰

軍興，他倆夫婦跟着老楊太太全家先到香港，但是事變同族話，都從此要另起爐灶，而今正是老丈人因為他的新地位在家請客，他陪着他的夫人穿着最時髦的服裝，威風凜凜，足見前途無量。

小德：二十五歲，和離婦的少子，太學方才畢業。

何秋華：和離婦的姪女，三十左右的老處女，極端失候，欲得一有財勢的人做她的終身伴侶。

李德：王德之姪，一個外貌整潔的工程，雖容與王德時的新公司，因為何秋華的策五縱隊。

家：前晚的離婦，穿着西式棉襖，四圍着鏡鏡，几架止瓶花錄景，極盡非禮謔與，不勝其態。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王德：王德之姪，小姐何秋華指指，手扶着一個花瓶擺弄花朵。



(南)

王：（急進）這……

王：（少爺）我來罷。

達：（拍手）不，不，你太小姐的差，我不要給。

王：王嫂！隨他去罷！（王嫂笑立一旁）

達：（解開包）小姐！請。

王：（隨意伸頭一看）……什麼狗屎？給你還得意！我……

達：又不好！你不是請……？怎麼又是狗屎？……我……

王：（以手掩鼻）……

王：（醒眼）……

達：是是！我去！個不要……

王：我……

達：我……

王：我……

達：我……

王：……

達：……

王：……

達：……

王：……

達：……

王：……

達：……

王：……

達：……

王：……

達：……

逢：（仍走回）（扶住肩丁）（折腰，以手扶膝）嚇殺我了，大爺。

陸：拜相！（顧王嫂）王嫂！拿這個襪包去交給太太。

王：喔！（取襪包下）

逢：請你以後對着他們下人……

陸：什麼？不給你兩子嗎？

逢：是！是！

陸：就是這樣，你要怎麼樣？

逢：不敢。

陸：喂！

逢：（一躍而入）哈哈！老逢！又吃生活哉！

陸：胡說。

逢：我在後園蹲了半天了，你還瞞我呢。（以手對面）

陸：你來得好，我正要叫你幫我換他呢（向之擠眼）

逢：看我的兩子，饒他吧！老逢，你謝謝我嗎？

陸：好兄弟，謝謝你，等你討了小媳婦的時候，我也同你幫忙，

逢：喔！沒有你那樣現眼，我到好心沒有好報，姊姊！他說你是小媳婦哩，

陸：我叫你換他，那個叫你幫他？小老弟！你見過媽媽了嗎？

逢：見過了，爸爸也回來了，我要吃點兒東西去（下）

王：（入）大姑小姐來了。

麗：（隨入麗等都起立）啊！你們都在這裏。妹夫，恭喜你有新事業了。

逢：那個說？

振：我有耳報神，你還不知道嗎？還是臨着說？

麗：真不知道，大姊，你快說說？

振：那一會兒你們準知道（脫大衣，逢接衣）不敢當（自往掛衣，逢仍接衣代掛）謝謝

王：（入進茶）老翁回來了，客也來了，請姑爺呢。

振：（向逢點頭）去吧！喜信來了。

逢：那麼，您請坐我去再來，

麗：你去，若是有牌打，我要算一個，大姊姊也去。

逢：是，得令，（作態下）

麗：鬼相，我們坐着談，大姊！您請坐（王嫂以糖食進）請吃點糖，（向振指糖）

振：（就坐取糖食之）這個糖倒好，

麗：大姊到喜歡吃嗎？方逢時自己去買的，我還嫌憎他呢。

振：糖倒是好，總是我不能多吃，牙齒要壞了，

麗：大姊，你的牙齒真好看，壞了是可惜，追你的人要傷心的，

振：你又胡說，不比你，逢時那樣要好，隨你嫌憎，隨你罵他，他都服從你，要是你的牙齒壞了，他才

傷心呢。

麗：我不稀罕。

振：你不稀罕，人家可羨慕。

麗：大姊！你羨慕嗎？

振：胡說！

麗：你自己說的呀！當晚我問大姊，你又新添了追求你的人嗎？汪胖子怎麼樣了？

振：你可不許胡說，他追得很緊，最近有一幫人推他做什麼重慶一個新要設立的一個……什麼公司的總經理，已規定了，並且在姨夫徵協理，他說這是二叔的意思。今天二叔歸客，就是談這個，他還邀我去呢？

麗：啊！所以大姊你方才報什麼喜信，就是由此而來嗎？

振：是呀，你說這個人怎麼樣？

麗：（聽了一頓）年紀太大，他家裏還有太太，離婚是說說的，你不怕將來麻煩嗎？

振：我也不怕。年紀大我倒不怕，他有老婆，我也不怕，反正現在無所謂大小前後，誰有本事，把得住，就是誰的本領。我且聽必勝之答問。

麗：那是你也歡喜胖子了，寧用倒是有無慮。家裏兩隻雞叮囑，我總不贊成，你說喜歡胖子，我還說什麼？（大笑）

振：（打圓一下）胡說，我好意同你商量，你開我的心，譬如逢時也有兩支碎，我看你怎麼樣。

麗：那我不會操你的論調的。

振：怎麼辦？豈不兩立嗎？

慶：從前有我不會嫁他，以後有，當然不兩立。

振：好利害，現在的男人都真靠得住，眼睛的多得很呢，你就定釘住了他，他也不容易防。我想唯一的方
法就是彼此彼此，如果他騙牆，我也騙牆，他來兩個，我不會來三個嗎？你看怎麼樣？

慶：那太糾纏了，我不贊成那樣做（搖頭）。

振：那是我們的政策不同了。

慶：那我不能替大姊做參謀了，你說去喜對那個汗胖子吧！幾時吃喜酒？

振：（又打岔一下）還東西，你總是胡說，也沒有那樣快，我想，好在妹夫也去，我先同他們到重慶玩

兒一趟，看看情形再說，你要託我監視妹夫嗎？

慶：謝謝！你是取放任主義的，靠不住，還能替人家管人嗎？我不託你。

振：那我樂得不負責任。

小勉（入）：大姊，媽媽叫我來請你入局。你們倆在此談得熱鬧，什麼事？也讓我聽聽。

慶：大姊要請你吃喜酒，你歡喜嗎？

勉：恭喜恭喜我歡迎得很。

振：（起立）你聽她胡說，（瞪慶一眼）不許亂說，二姊來叫我，我要先去，我們慢慢再談。

慶：怎麼不叫我，這時呢？

勉：爸爸叫他陪金總經理說話，聽說叫他到重慶去做道慈公司的協理，正經話已經說完了，現在他們要

入局，怕要進來了。

振：那才要吃喜酒呢（抬頭見門啓，進入）：嚨！說到曹操，曹操就到。大弟，我們同去，讓他們好說話。

（已話）點頭，與小蕊同起立，壓亦起）

逢：（入）爲什麼要緊走，他們三缺一，大姊，你也手癢吧。

振：是的，等會兒，我認的話不是賭言吧？（與小蕊同下）

四：客人就是金總經理夫婦嗎？還有誰？

逢：還有汪胖子。

四：是不是你的事情定規了？

逢：是的，他們銀行經理在重慶設一個造幣進出口公司，汪胖子的總經理，要一個懂西文的協理，爸爸

就容上我了，大姊的消息真靈通。

四：汪胖子追求她，就是他告訴她的，還邀她同去呢，她爲什麼不靈通？

逢：原來如此，你不去？

四：我怕飛機爆炸。

逢：汪胖子新從重慶回來，說有防空洞，倒沒有甚麼危險，只是初去的人精神有些受威脅。

四：我暫時不去，方才大姊說！她要代我壓昏你呢，我說無須，她自已都管不了，你要不守規矩，喂！

我才不怕，只要你敢！

逢：太太放心，我當然不敢，到時候我來接妳。

四：到時候，我會來，只是這個事情怎麼樣？

逢：做生意我是第一遭，汪胖子是老手，聽他說要錢比做官好得多，你們看書報前常常告訴我，說是做官弄錢，最要緊是不犯法，做生意就無所謂，犯法不犯法了，只要看得手，有本事，錢錢錢不費一

點事，聽他的話，真是一個老辣的傢伙，我真要同他學學。」

區：可也不要太缺德了，那個汪胖子清風市儈氣，神裏神氣，只要錢恐怕漢奸都會做，老實說大姊喜歡他，我是不喜歡，困難時期，我們有吃有喝，有玩兒有樂就不錯，多發財我倒也不在乎，你同他在一起，你要小心，學他做什麼？你們大約要甚麼時候去呢？

逢：是了，又是我錯，太太的教訓，至於行期，大約快了，請汪胖子去預備飛機票，說走就走。

區：什麼教訓不教訓，你學壞了，仔細我撕你的皮（作勢，略一凝思）你帶些什麼東西呢？什麼時候預備行李？

逢：那個簡單，我這同汪胖子研究研究，你不出去看看他們嗎？金太太還問你呢。

區：自然要去，你的行李可是你自己預備。

逢：是！

王：（入）老爺請小姐同姑老爺去。（下）

逢：爸爸來請了，去嗎？

區：（若有所思，搖搖頭。）

逢：（有驚奇怪的神情）哦！你不是想打牌嗎？為什麼又不去呢？（走過來拉著區的手。）去！

區：（一睜眼，酒脫了他的手，）不去！扯扯拉拉做什麼？

逢：又碰釘子！太太，您又為什麼不高興？剛纔不是說要去嗎？

區：討厭！剛才說去，現在說不去，怎麼樣？（大怒起立，）

逢：（進退兩難，）不是我不好，不去，不去，不要生氣。

「我又沒睡，不去。你爸爸去睡了。」（神氣又神氣，隨手取烟抽着。）

達：「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露：（又瞪一眼，坐下去，輕倩地一笑，）「噢，奇怪！我同你穿連襪褲嗎？去！去！去，（以手外指）

達：（欲走又退回，）「你想什麼心事？」

露：「胡說！我想什麼？你管我！你寫什麼這樣討厭？」

達：「我看你有點兒那個。一個人整着，不好，還是去看看吧，爸爸媽媽都叫你呢？」

（噴了達一口煙）露：「什麼這個那個，真討厭！你這個人寫什麼這樣囉嗦？」（又立起，平和地）「老實告訴你，我不喜歡那個汪胖子，你是要同他作事的，不能不同他親近，我寫什麼見他？」

達：「那爸爸問你呢？」

露：「真噁嘴，你不會說我頭痛嗎？」

達：「那你一個人不氣悶嗎？」

露：（又生氣）「我平常一個人呆着的時候多着呢，寫什麼今天要你假仁假義，你明天走了呢？」

達：「因為看不高興，所以我問你，你不願意我走嗎？」

露：「那裏來這許多費話，你走開我什麼事？去！去！」

達：「那我叫弟弟來陪你。還是叫大姊回來？」

露：「好了！（以手推之）你去！我要……會自己發覺人叫他們的，還要替你收拾行李呢。」（又輕倩地微笑）

達：「噢，當真，那謝謝你！」

王：你幾時看見我自己會動手收拾行李？

王：我原說呢？那一個人在做什麼？

王：我不會指點王嫂做嗎！笑話！

王：原來如此！那還是謝謝你！

王：你還不去？

王：（入）老爺懼姑老爺小姐就去。

王：走！

王：我去！我去！（下）

（王目送王的背影，若有所思，王嫂開門讓蓬出，也打算出去。）

王：王嫂！

王：（轉身）小姐！您叫我？

王：姑老爺要出差，你給他拿衣箱清一清。

王：姑老爺要上那兒？

王：重慶。

王：您不同去嗎？

王：不！

王：您幹嗎不去？啊！是了，我知道，聽說重慶日本人飛機丟炸彈，極其危險。您所以不去。對嗎？
姑老爺也別去了！

王：他有事。

王：那不怕嗎？

王：不要緊，他們有防空洞。

王：啊！防空洞，是不是飛機來了躲在洞裏？

王：是的。

王：洞炸不開嗎？

王：石頭洞，聽說好的炸不開，不好的也要出事。

王：姑老爺躲的洞好不好？

王：那當然好，

王：也怪害怕的，一定要去嗎？小姐，您倒放心？

王：姑老爺不能不做事，老爺做主叫去，當然不要緊，我也因為有點怕，所以不去。

王：那是不去的好，不打仗了再去。日本鬼子可不知道什麼時候打得完？那我這就收拾嗎？

王：啊，你把姑老爺那個出門提箱拿來，

王：啊！（走至裏間取出提箱，鑰檢出鑰匙，交王開箱）

王：你先看一看，裏面是些什麼，不是隨身要穿的，都不要帶，因為飛機不好帶。

王：是的（開箱，一層層的取出）箱子裏還要放別的東西嗎？

王：總有一點，要他自己來放，

王：（又一件件的挑選了要放進去）小姐：您看一看，這些帶去好不好，恐怕還是要多帶點，不夠穿可

不便。

王：那將來再託便人帶，公司裏還有人去，（遞件看了一遍。）就這樣罷，等他自已再來看。

王：（一一放入）啊，小姐，姑少爺是做什麼官去？

王：不是做官，是做生意。

王：（詫異的樣子）做生意，是銀行嗎？

王：你倒會想，不是，是公司。

王：啊！（恍然大悟）怪不得，那買東西方便，少爺也行。

王：你以為是服裝公司嗎？

王：那是，您看上海同此地的大公司，那一樣沒有，姑少爺自己的公司，那更好辦了，（一面理好箱子

，關上）

王：你真聰明，箱子放好了嗎？

王：原來有麻紗襪子同絲襪子一樣半打，够了吧？

王：成了，你還是放回去，（又拿起一枝煙，王亟爲點着，抽着，徐徐坐下）

王：（提起箱子要走，忽又停住）小姐？

王：（望了他一眼，不响）

王：（囑咐的）小姐！

王：又什麼事？

王：小姐，姑少爺出門帶不帶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王：（笑）不是，我說用人

李：是……是住在兵馬司的張老爺，有兩位太太的那個張老爺，

王：你又亂說，小姐是寄北京住在我們隔壁的張太太的老爺，也在老爺衙門裏做過司裏的那家裏，

王：啊！我知道了，你在他們家裏做過事。

李：是！我從小在張公爺，本來叫小李，老爺後來叫我春才。

王：（失聲）是張老爺說他……又有力氣，叫他蠢才，後來就替他改了個名子，就叫蠢才。

李：不！老爺說是寄北京……

王：（微笑）我聽得，你為什麼不在張公館呢？

李：（不語）

王：我問你為什麼出來。敗壞了事，張老爺趕你出來嗎？

李：不！

王：你什麼好了。

李：因為我替我們太太做事，後來約太太罵我，我就歇了工。

王：（凝視半瞬）王嫂！你去看看大小姐沒有什麼事，你請他來。

王：是，小姐，叫小李先下去嗎？

王：我還有話問他，

王：（欲下）

王：王嫂！（王又轉身）王小姐如果請來，你再求我替小李給個……再看我的眼色，……

王：是（下）

李：小李！我打算替你給大小姐，到重慶，可是還是做傷你姑媽惹的，並且你不要說見過我，成功了，我還有話吩咐你，你再同你姑媽，來見我，不要叫別人知道，你認得字嗎？

李：我認得，我也會寫。

麗：那很好，就這樣，你下去，明白嗎？

李：知道！您啓治。（下）

振：（王親隨入）大妹，你又找我幹嗎？你爲什麼不上前園去？

麗：大妹：你沒有打牌嗎？

振：他們人散了，汪胖子要先走，他走了，我接！

麗：我沒有找你，是王姨找你，

振：（驚奇地）王姨爲什麼找我？

王：（躊躇地）我有個姪兒想請大小姐賣碗飯吃！

振：（想了一想）他能做什麼？

王：他做茶房，聽差，打雜，出門都行。

振：他出過門嗎？

王：到是常常出門，

振：啊！我還不十分一定，如果去重慶，走內地，倒是要帶個人，就是飛機去就不必了，可是到了地頭

，我可是用不著男當差。

王：請您荐給人也好！

振：我想一想。

王：你如果要雇，就著法胖子，算公司用的，歸你使喚，不就得了嗎？好在公司還有人走，你要坐飛機，就叫他跟了別人走，

振：你到說得容易，你爲什麼不叫逢時用，

王：我不管他，他飛機去，也決不帶人，我想這樣的時候，隨時有個緊慢，你帶個熟人，叫應靈便，也比較好！

振：（顧王）那你明天叫他先來見見我也好。

王：謝謝大小姐！

內：（呼）王嫂！大小姐在這兒嗎？

王：在這兒。（一邊說，一邊向門口走）

內：老爺請，

王：嘔，大小姐，老爺請。

振：嘔！（振區同起身）

（幕落）

第二幕

時：前幕一年以後。

地：重慶遠德企業公司的辦公室。

人：張得興：工友

李春才：

陳小雲：二十左右活潑摩登的一個女職員，讀書未成，急於就業，爲王逢時所垂青，又爲同事張文

生所企慕。

張文生：二十餘歲的大學畢業生，正想追求一個佳偶。

康大振：四十許人，一個奸滑的庶務主任。

何振華：此時同爲汪不且及康大振所追求。

汪不且：四十餘歲，由官而商，外個儼而內惡醜，以貪污賄博起家，現任公司總經理。

王逢時：已是公司協理。

雜役數人

景：有兩間並列對視的房裏，較小者爲總經理室，（陳設較精簡稍內室）較大者爲總辦公室（簡陋外
望）

幕啓：內室總經理尚未到，工友一人，正在打掃整理，外室僅陳小雲一人先到。

陳：（按鈴）

工友張：（入遞手巾）

陳：（接巾，擦手）簽到簿呢？

工友：（在另桌取簿與之）在這裏。

陳：（執筆簽訖，接着打開抽屜，取算盤文件）

張文生：（手上提著兩盒食物，掩藏著進來，見陳，滿面笑容，向陳）啊！Miss 陳，Morning。

陳：Morning！張先生，您簽到，（指簿與之）

張：啊！謝謝！（一手簽到，一手遞食盒與陳）啊！密司陳，還沒有吃點心嗎？我略過冠生園，點心不錯

，送您一點嚐嚐。

陳：（搖手）謝謝，我吃過點心了，張先生，您留齋自用，（推還）

張：哦！（又推與）小意思，小意思（忽開門簾，吃一驚，急以點心藏身後）

何振華：（推門入，向兩人點頭）張先生，有甚麼好東西？藏藏躲躲的。

張：啊！密司何，沒有什麼，沒有什麼。（門又響）

康大振：（入）你們來得早，這樣熱鬧？（衆皆顧張，張大窘）

振：張先生不知道藏了什麼好東西？送給密司陳，叫我給衝破了，他不好意思。

陳：是不是，我也同你們一樣，不知道胡蘆裏什麼藥呢。

康：（悠悠地繞至張身後，突捉其手）

：康主任，這是我替人代買的一點點心，密司何誤會了，我倒不好意思，現在我拿出來就是，沒有甚麼稀奇。（竊笑）

康：（仍不放手）噢！一定是昨天開會，冠生園預備茶點你撒了油，我們見着有分我還沒吃點心，拿出來大家享用。

張：是，是我拿出來大家吃，可是我還是替人買的，密司陳問我，我正要給鮑君，密司何來，我故意說一同她玩玩，不想引起許多誤會。現在我拿出來，

康：（鬆手）拿出來再說（向張做一鬼臉）

張：（開匣）

康：（即取食）來！來！大家來吃。

陳：我吃過早點了。

張：（苦笑）大家吃，大家吃！

張：（以手搖陳，大笑不止）我不吃，密司脫張要心痛的！

張：（掙匣分送陳何，又遞與康，奇窘）大家吃一點。

（陳何均笑搖手，張各分兩塊置坐前，康自取大嚼）

張：很好！很好！兩位小姐不要客氣，否則我一個人太不像樣了。（笑向各人點頭）

（工友以手巾上，康取巾，淨面手）

張：（向何陳）吃一點！



陳：（各取坐前箸食之，工人又以手巾上，各接手巾擦訖）謝謝！

康：（指所餘）兩位不吃了嗎？（向張）收起吧！謝謝，對不起，（含笑入座）

張：（忸怩）不吃了嗎？（包起，置桌下）

康：謝謝！我本也吃過早點，否則你這些我一個人還不夠呢，哈哈！

振：正是！康主任，我昨天散班的時候，聽說今天要蓋庫，還要開一個處分貨品的會議，有一些盤庫人

員還有股東中的監理事要來，我們還要預備茶點招待呢？

康：我到不知道，祇聽見說！我們公司國貨太多了，受了外界的批評，地方上來警告了，要拋出一部份貨物倒是真的。

振：我知道，大約要拋出些什麼東西？

康：我也不甚明白，大概挑那市面最需要，我們也惠而不費，有利可圖的物品應酬應酬好了！

張：那是些甚麼東西呀？

康：冠生園的雞蛋糕洋點心。（衆皆笑）

（內聲）

汪：且：（入室，脫帽，工友隨入，接帽及手放置架上）請康主任，（就坐）

張：（至分室）（同時工友李春才入內室，以手巾遞汪，汪拭手訖，李接下）

（外聲）

（入）康主任，總經理請！

(內室)

康：(入，向汪一躬)

汪：(向康點頭)康主任，今天我們要盤庫，同時要開監理事會議，你叫他們預備。

康：是！那還得預備茶點紙煙。

汪：紙煙公司有，叫他們提用幾罐就是，開會預備茶點，盤庫恐怕還要預備伙食或者麵包之類，恐怕時間較長呢。

康：是！是！(轉身將退)

汪：請你順便請何小姐。

康：是！(下)

(外室)

康：(入坐，向何)總經理請你，何小姐！

振：(起身)唔！(下)

(內室)

振：(入點頭)總經理，叫我嗎？

汪：(笑着點頭)請坐請坐！

振：(坐傍椅上以手置汪桌上)有什麼事？

汪：(出手撫其手臂，徐徐握著，振作欲縮不縮狀)我告訴你。

振：(扭捏)又這樣。(輕聲)快說呀！

汪：（又微笑）你不是告訴我要面壁貨物生意嗎？
振：是呀！怎樣？

汪：我告訴你，我們公司裏今天大概要拋出一部份棉紗同香煙，你可以留一點，我特別同你想點辦法，還可以特別便宜（相因）你現在不要賣，攔一晌還要漲的，那時你再出脫，準保賺錢。

振：謝謝！好得很！要多少本錢？

汪：那隨你便，三千五千都可以。

振：我沒有這麼多錢。

汪：那你有好多錢呢？

振：（嬌笑）我現在一個錢也沒有。

汪：（故作難色）那怎樣辦呢？

振：我要問你怎樣辦？

汪：好！（愈緊其手）你倒有主意，我可沒有辦法呀！

振：（撒嬌）那就算了（牽手起立欲行）

汪：（又按其手）不要走，坐清商量。

振：沒有錢，發不了財，商量甚麼呢？

汪：別着急，我同你想辦法。

振：你不是沒有辦法嗎？

汪：你一着急，我就急出辦法來了。

振：好！請說！

汪：沒有錢，暫時欠一欠不好嗎？

振：欠了債，不要還嗎？

汪：費了貨，賺了錢，就有錢了，那時再還，好不好？現在，我担保，就沒有問題了。

振：對了，感謝得很，您真有辦法，真聰明。

汪：我沒有辦法，不聰明？怎麼會做總經理？你佩服嗎？

振：是呀！我沒有您那樣聰明，所以還是我呀！可是我今天遇着您了，我也就聰明了，我也就要做總經理了。

汪：是的！你要發財了，可是你不能够做總經理。

振：爲什麼？

汪：因爲你是女的呀！女的只能夠做總經理的太太！

振：屁！我不做！

汪：要做！

振：（笑着起立要走）

汪：（突起，意欲有所動作）

振：（一手理髮，一手指汪）公事房！

汪：不要緊！

振：（含笑）待會兒再說也好（同眸一笑）現在我該走了吧！

汪：再坐坐，我不要你走。

振：（又坐下）您還有甚麼事？待會兒他們……

汪：（搖頭，又想了一想）嘔！你不是還要藍布嗎？我送你兩疋。

振：謝謝！我不要。

汪：你要你要，這是我一點小意思，還有我們看房子同居的事，我想就要進行了，你同意嗎？

振：不！

汪：爲什麼？

振：那樣馬馬虎虎我不幹。

汪：正式結婚嗎？那也好辦。

振：待會兒您夫人那位老太太的交涉，沒有弄清楚，鬧起來，我受不了。（媚笑）

汪：正式隱婚也做得到，不過事情鬧得要大一點，不理他就完了，保險，她不敢說甚麼，你看我們那天遇見了她，她有什麼辦法？

振：靠不住。

（叩門聲）

汪：（與振同時肅坐）進來！

李：（入）總經理，車夫說他要吃飯去。

汪：去！（顰眉）

李：是！（暗作一鬼臉，下）

振：我們再說吧！（汪又拉其手，振逃下）

注：（目送振行，翻閱公文，起立開行，若有所思）

（外望）（內望談話時，外望各人，各事其事，任意起立，上，下。）

振：（入歸本座）

康：（凝視振）你怎麼進去了這麼許久？什麼好事？

振：沒有甚麼，因為一個朋友，也是汪先生的熟人，託我要買一批布疋之類，我告訴了他，所以叫我去說：是現在公司要拋出一批貨，答應可以替這個人留一些。

康：啊！原來如此！那也不要這麼久，他也請你吃點心嗎？（衆皆失笑，各露不安之狀）

振：胡說，你去。他才請你呢。

康：我倒想，可是沒有這麼好險，只有運氣好的時候，碰着了，見者有份，就搶來吃。（衆又笑）

振：那麼剛才總經理那裏，你何不碰去試一試呢？

康：我先進去的時候，他藏在屁股後頭等你呢，我不好意思搶，後來呢，又怕妨害你們的鬼（讀作居）

迷（衆又笑）

振：放屁！我話沒有說完，方才因為我也想有一點生意，可是沒有多少本錢，也趁勢同老總講一下，想討點便宜。

康：有辦法嗎？他一定肯幫忙呀！

振：你猜錯了，他說幫忙只能照同人優待的限制，那根本就不成生意經，所以同他磋商了半天，終究是含糊其詞，祇好算了，倒白費了半天工夫。

康：（不信）是嗎？

振：您不相信問他。

康：狗拿耗子，多管閑事，我問他做甚麼？如果真要想辦法，你倒不如問我，（驕矜地）他們花樣多着呢，可隨不過我去。

振：那謝謝您，替我出個主意好不好？

康：慢慢再講，我先派你一樁差使。

振：什麼差使？

康：就是今天開會查庫，老總吩咐預備飯食或者點心，我想請你辦一辦。

振：怎樣辦呢？

康：這事分兩種辦法，一種是開會，是一班大老官坐席胡說八道，他們是都吃饱了來，嘴裏還要不斷的抽着煙，點心是擺樣，可是不能不好看，像樣，擺了樣子下來，我們自己享用，所以你得辦上等的洋點心，又好看，又好吃，一定要比密司脫張送的禮還要誇究（顧張，衆笑），第二種是查庫，他們可真吃，不好也要挑眼，並且非叫他們吃饱不可，最好開飯，但是太麻煩，不如麵食點心簡單一些，他們一大部份是久在西北東北的，預備饅頭也好，外加叉燒、滷雞、鹽鴨等等，最好買整個，多切些骨頭給他們，他們看了狼滿意，吃着又熬時間，沒有功夫來挑剔，防止了他們的狼吞虎嚥，一點也不知覺，肥美的肉自己揩油享用，一舉兩得，好不好？

振：真好，可算得算無遺策。

康：這是老辦法，誰還不知道。

陳：（驚呼聲）

康：（得意之至）密司陳爲什麼這樣好笑？不高明嗎？

陳：高明高明，康主任真是老手。

（內室）

逢：（入）（工友隨入）（工友接手枕及帽，李春才進手巾，逢接巾，向汪招呼，彼此點首）

汪：那裏來？

逢：到關上接洽昨天那批貨，他們先說了許多官話，禁不起都是熟人，也不好意思太過不去，大約還要周旋周旋，就可解決了。

汪：（點頭）我還可以去托一下主管機關的朋友：要不要就去走一趟？待會兒開會時也可以順便報告一下。

逢：是的，我們預備拋出去的貨，您都決定有一個準備嗎？

汪：我們昨天商量的也就差不多了。

逢：是的，這些東西，我覺得我們已將牠們的價格，都提到十倍以上了，聽說最近還有大批貨到，我們現在不要說是受了警告責備，照理也是時候了，您看是不是？

汪：我也這樣想，就說會有漲，也應該留一點餘利給小商店，才可以叫他們替我們銷貨。

逢：是啊，您真是算無遺策，天下錢財，怎麼不盡入彀中呢？

汪：哈哈哈哈哈，老弟也真後生可畏，這些生意經都有門了（按鈴，工友入）開車。

逢：是。

汪：（取杖履，與逢點首，下）

逢：（顧李）請陳小姐。

（外室）

王李：（入）協理請陳小姐（各人相視而笑，張微有不安狀，蹙下）

（內室）

陳：（入，與王含笑點頭）才來？

逢：（以手指傍座）請坐。

陳：（一手扶桌上，就坐）

逢：（以手按陳手上）昨夜回去不晚嗎？媽媽問你沒有？

陳：（含羞點頭）

逢：你怎麼睡？

陳：那你不要管。

逢：我不大放心呀！

陳：謝謝你。

逢：你同你媽說好了沒有？

陳：（不語）

逢：我們好同居呀。

陳：（搖頭）

逢：寫甚麼不好？

陳：你不是說：托人提親嗎？

逢：腐化腐化，你不曉得一九四〇嗎？馬虎一點好不好？

陳：胡說，那不成。

逢：（嬉皮笑臉）我們不是已經……

陳：（以手推王，欲涕）你欺侮我。

逢：你別着急，我說着玩，我們再商量，今天還是到那個地方好不好？

陳：（搖頭）不去。

逢：寫什麼不去？我們還是先到匯利吃晚飯，或者吃俄國大菜。

陳：我不（作猶豫）

逢：（情不自禁的突起抱吻，忽然聽見門口似乎有腳步聲，走到門口也聽一聽開門）

工李：（手提開水壺入，沖茶）

逢：（蹙了一蹙）

工李：（沖茶時心不在焉，杯水溢出澆濕了陳衣）

逢：（怒）你瞧，誰叫這個時候來沖甚麼茶。

李：（惶恐，急取布爲陳拂拭，陳急起自拭）

逢：（欲笑又忍）滾。（李踉蹌而出，口中仍喃喃，逢行視其去，急顧陳，羞以指）真是蠢才，明日叫底務開除他（自出毛巾拭拭）還好，又該我明天賠你一件（向門一看）

陳：阿要難過情！恐怕他……

逢：（搖搖頭）不要緊，不要緊。

陳：（立起）你們都不是好人。

逢：怎麼不好，再坐坐。

陳：我要走了（欲行又止）

逢：不要走，陰丹士林你要多少？我送你十疋好不好？

陳：不要這樣多。

逢：不！可以送給你老太太，還可以送人。

陳：謝謝，恐怕太多了。

逢：我們反正是賺來的，不要客氣，回頭那裏見？

陳：我不知道。

逢：怎麼不知道？不見可不成（略思）那麼，匯利吃晚飯再說。

陳：（領首）那待會兒見。

逢：（急拉其手，搖之）要來啊！

陳：（再領首）（下）

（外壁）

陳：（入）

康：（抬頭見陳）陳小姐，現在什麼時候？

陳：我不知道，大概快散班了吧。

康：是啊（鬼臉）今天好日子，我們兩位小姐，都發誓從公，忘記了時間。（頓振）

張：（略一抬眼，故意不理）

陳：康主任，您可少貧嘴，明天張先生請客，真不給你吃（衆大笑）

（內聲）

逢：（按鈴）

工友張：（入）

逢：你告訴何小姐，我們同走（取校帽下，）（張隨下）

（外聲）

工張：（入）何小姐，協理請您一塊兒走，已經出門了。

張：啊！（收拾文件）（同下）

康：我也要走了（向衆）快下班了，張先生，你還可以同陳小姐多談一會兒吧。（凝臉，下）

張：（甚窘）啊！啊！我也要走了。

陳：（起身檢點，亦有行狀）

張：（亟起向陳，手指門外，）老康真不是東西，他處處同我們爲難。

陳：（微笑無言）

張：今天的點心，真是我一點點誠意，你一客氣，却把老康佔了便宜，又受他一半嘲笑，真真冤枉。

陳：對不起得很。

張：（手持一稿，笑示陳）那倒不要緊，你稍等一會，我方才做了一首詩，雖然不好，不好，了……

即景生情，也還有趣。請你賞鑑賞鑑好不好？

陳：我不大懂詩。

張：不！不！這真是最流行……的新體詩，您一定內行，指教指教，我的詩，從前胡適之，徐志摩，都還誇讚說有天才，我念給你聽：

天氣好晴朗！

綠油油的垂楊，隨風飄蕩，（搖擺做楊柳的姿勢）

走在街上，（大踏步）

望見了冠生園的玻璃窗，正發着強烈的光，

裏面放着許許多的蛋糕與香腸，（睜着大眼）

想到了我的美麗的陳姑娘，（望陳）

老覺得心眼兒裏……癢……（以手捫心）

啊！密司陳（涎臉）我是實話，不能不照着現實寫，您可不要見怪！我再往下吟：

陳：張先生，您少同我開心（忍笑）

張：不，我聽：要賣一些給她嚼嚼，（指陳）

檢了八塊蛋糕，約摸够吃一頓，却忘記了香腸。

啊，却忘記了香腸。這罪難當！（失算之狀）

密司陳！這真是我心眼兒裏的話。

陳：（忍笑）好了，好得很，您完了嗎？

張：沒完沒完，請您再聽：

拿進了公司，巴巴的正要與我那心眼兒裏的陳姑娘，（作雙手奉陳狀）

不幸得很啊，却撞着了老康，一下子遭殃！

被搶一個元！（兩手一攤）

幸而沒有香腸，省了三只洋，（又作得意之態）

如果有香腸，我要撞破他的大腸！（有欲得甘心之勢）

（陳笑不可仰，張續驗，直衝至陳前）

陳姑娘，我好冤枉！

（張擬擁陳，陳且笑且避，繞桌而走）

（幕落）

第三幕

時：前幕四個月以後

地：昆明某旅館的客堂

人：何醫華

何小勉

旅館主人

侍者老楊

孟淑婉：王逢時的元配，年三十許，一個舊式三從四德之婦人。

王小婉：淑婉之女，八歲聰明活潑。

李朝英：康大振妻，由淪陷區原籍攜子往尋兩年不相聞問的丈夫。

阿興：五歲，李朝英之子。

景：一個旅館的客堂，在敵機轟炸方才解除警報之後，屋宇震壞，塵土狼藉。

幕啓：警報解除之聲尚未停止，旅館老闆浪蕩而入。

老闆：老楊老楊（左右顧）噯，房子震得這個樣子，他媽的，敵機真惡，怎麼老楊還沒回？

何小勉：（入，向老闆點頭）你回來了，茶房呢？請你叫他開門。（四顧）噯，真得可以！

孟：（嘆憤）那我自然要設法清付的，不過現在我們老先生遇着這樣的意外，還要請你幫一幫忙。

老關：（故作不辭）我們是做生意，你要我幫什麼忙呢？

孟：（窘迫，伏泣）

區：（突起向孟）這位太太貴處是山東嗎？貴姓是王？

孟：是！我姓孟，我們先生姓王，敝處是山東鄒縣，你貴姓？

區：我姓何，我們先生也姓王，是同鄉又同宗，方才聽說怎麼老先生遇難，真是可慘，你不必着急，我們出門的人，都應幫忙，大家想法子（顧老關）老關你有事請便，我同這位太太談一談。

老關：（非常謙恭）是！是！王太太真是熱心人（顧孟）你不必着急，我們大家盡力幫忙，（顧楊）老楊，打開王太太（一頓）啊……啊……兩位王太太同何先生的房間，打掃乾淨，（與老楊同下）

區：（介紹小勉）這是舍弟何小勉。

孟：啊！啊！何先生。

區：門在老先生聽說停在廟裏，是誰在照管呢？

孟：（忸怩）不瞞王太太說，可憐我那公公，萬里迢迢要尋他的兒子，爲的是不肯做日本鬼子的百姓，

不想還是死在鬼子的手裏，並且肢體都不全了，幸虧老楊同我去尋到了這所廟宇，暫時停放了屍首，

托了一個康太太，也是同在廟上過着的，她說住在廟間壁的一個親戚家，她現在替我看守了老先生，叫我來想辦法。（又哭）不想這個旅館，老關這樣……

區：老先生尊號是……？

孟：隱齋！

麗：（訝異之色）王先生呢？

孟：這時。

麗：（大吃一驚半響不語，神情特異，皺眉，又忽然苦笑一下）那兩個字？

孟：逢迎的「逢」，時辰的「時」。

麗：（更驚奇，以目視勉）王先生在那裏做事？

孟：聽說在香港的什麼道慈公司。

麗：（鎮定着，向小勉耳語，勉點首，也充滿驚異之色）。王太太要用錢不必找什麼老闆，我們都是

家人。

勉：（在手提箱中取幣付麗）

麗：這是一千元，你用着再說。（給孟）

孟：（大驚，不敢受）那！那！怎麼好？

麗：（亦有說不出的難受，不由流淚，）不要緊，我們都是一家人。

孟：不好，不好，王太太厚意，可是我無法，不得已僅用一半吧。（又哭）大約也够了，就是不知道怎

麼報答？……（抽噎不已）我們先生也一定要重報……

小：媽媽！（也哭）

麗：（也自拭眼淚），你不要傷心，也用不着客氣，你看小妹妹都叫你惹哭了。（拉過小婉替她拭淚，

又自拭淚）我不是說過我們都是一家人嗎？來！我來幫你料理，（顧勉）你叫老關來，（又自振一

下）。

楊：（入）王太太，那個康太太找你來了。

李：（攜子入）（衆起爲禮）

孟：（作介）這位王太太，這位何先生，這位康太太，（齊等互點頭爲禮）

李：廟裏和尚催得很，說地方上要報，防護團來過又走了，非常時期，一切要趕辦，和尚還有敲竹槓的意思，所以我又托了我們親戚代爲照管一下，自己再來尋我，你還是趕快去吧！

孟：是的！王太太，你要趕快去，我來替你再想一點辦法，（顧楊）叫你們老團來。

楊：是！（下）

孟：弟弟，你也幫着去料理一下吧。小妹妹跟着我，等你媽媽好去做事情。

小婉：不！我要去看爺爺。

孟：小婉不去，只是麻煩王太太，不好吧？何先生沒有事嗎？

孟：舍弟沒有事，應該去幫忙，小妹妹，只要你放心，我倒很喜歡她。

孟：那末，乖乖，你就不去吧。

老團：（入）王太太，找我甚麼事？

孟：老團，現在這位王太太的事我們說好了，一切由我負責任，我們是一家人，目前急需的款也預備好了，方才這位康太太來說，廟裏催着辦事，我們何先生也同去料理，你趕快派兩個粗人也同去幫忙，最要緊的是先尋個空地安置，一切辦理喪事同旅館用費都歸我算，決不累你，如若你們欺侮異鄉客人看不起我們女流，我同你算帳，你可不要見怪！

老團：是，王太太，你說的什麼話？小店不敢，你放心就是（卑恭之至）現在就去嗎？倒是怕和尚欺侮

生人，他們出家人，是頂勢利不過，我自己同去，老楊也去，義地城外有的是，最好是山東同鄉會也有。要何先生同我去接頭好了，你放心。

區：那好極了，拜托，拜托，你總清楚這位王太太姓王，我也姓王，我們是一家人，再說我們都是中國人，你也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一家人，應該大家幫忙，你明白嗎？

老區：是！是！王太太吩咐的是，我們要儘今天辦完，免得明天鬼子飛機又來搗亂，就不好辦，王太太你說是不是？

區：是極了，老區，你方才不明白幫甚麼忙嗎？現在你怎麼這樣明白啦？事情忙完，假使飛機票有辦法，王太太同這位小妹妹我們一起走。

老區：得啦，我方才一時糊塗，經你一點醒，就明白了，你不用挑眼，飛機票我再想辦法。

區：好了，說得明白，你可要照清做！
老區：你怎麼啦？自然照清做，我們就走，我還料理一點事，在門口等。（先下）
孟：（慚慚無地）怎麼？飛機票太費事了，我們還是走公路，我真不知道……

區：你正經要緊，不要多說了。

孟：應該效勞，王太太不要客氣，我們走！

孟：走！小婉，你乖，那你跟王伯母在家，我一會兒就回來，（將走，又止）

區：小妹妹，我歡喜你，我們在家吃糖，我還有一個小洋娃娃同你玩，我們玩着等媽媽回來，（回顧李子阿興）這是康太太的小弟弟，說說？

李：五歲。

麗：也留在這裏同我們一起吧？

興：（扭身）不。

李：（笑）他離不開娘，那麼大小還吃奶呢？

麗：（此時衆皆立起，且行且語）康太太也是到重慶？

李：是的，也到重慶尋我們先生。

勉：康先生在那裏作事？

李：聽說在什慶道德公司。

麗：（似乎一驚，不說）

勉：奇了，又是一處。

李：王太太！也是到那裏？

麗：（停滯一下）是的！

李：那好極了，王太太幾時走？剛才說飛機票定了嗎？

勉：飛機票還沒日子呢！

李：可惜我們的汽車到弄好了，大概就快走，前陣我們沿途到處等，差不多等了半年了，不敢再耽擱。

否則同走多好，那我們可以在重慶碰頭。

麗：（若有所思不語，似乎點了一下頭）我們再談！

勉：我們走吧！

小：（仰視其母，又顧麗）那末，媽，早回來！

孟：乖，我就回，你要睡就先睡一覺。

小婉：好，我不睡，我要等媽媽。

（孟，李，興，小勉，老圃，老楊同下，麗攜婉手送到門口而退）

麗：（攜小婉還原處默坐，半響，徐徐立起，偕小婉入內又出攜食物玩具，至原處置坐隅，撫小婉令食，弄，神思不屬，似有所思，久之）小妹妹，你叫甚麼名字？

小婉：我叫小婉。

麗：你幾歲？

小婉：八歲。

麗：你姓甚麼？

小婉：我姓王，我爺爺姓王，媽媽姓孟。

麗：你爸爸呢？

小婉：（搖頭）

麗：你不認得爸爸嗎？

小婉：我認得爸爸的圖像，媽媽說：爸爸到外國去了，就沒回來，我們現在要去找爸爸。
麗：你爸爸圖像在那裏？

小婉：在我媽媽的包包裏，我會拿。

麗：好！你拿給我看看！（小婉跳躍而下，麗含怒默坐）

小婉：（又持照片即上）這是我爸爸的照相。

麗：（接視，急怒，擲之於地，小婉驚欲哭，又急取糖食慰之）小妹妹，吃糖吃糖（改笑容）

小婉：（搖頭，莫明其妙，直視麗，半嚮）我要媽媽，我要爺爺

麗：你媽媽就回來，你不要鬧，你曉得你爺爺還去了！

小婉：我知道……

麗：你知道，你說給我聽聽看對不對？

小婉：爺爺給日本飛機炸死了。（伏麗身上）

麗：對，你乖，你不要哭，你替爺爺報仇。（以巾拭淚）

小婉：（抬頭）我長大了替爺爺報仇！你幹嗎也哭，（以手取照片）爸爸他不哭。

麗：他不好，你知道爸爸是誰？（撫之）

小婉：（搖頭）

麗：你知道我是誰？

小婉：（搖頭）

麗：你叫我何爸爸，我比你爸爸好！你信不信？

小婉：（點頭）何爸爸！（呵欠）我要睡（仍伏）

麗：（撫之）你睡。

小婉：（入睡，麗抱置一沙發上，以衣覆之）

麗：（又拾起逢時照片，怒擲桌上，開手篋又取一逢時照片，與桌上相比，仍擲其一原處將自篋中取出者，翻作片片飛，以足蹴之，喁然長嘆，投身小婉臥處）

（幕落）

第四幕

時：前幾年以前
地：同前
人：王達、陳小雲

何麗華

何小勉

何振華

王不且

張得興

李春才

張文生

特務長：辦理王不且案

兵：同上

警：民：同上

偵緝隊長：辦理康大振案

偵緝隊警：同上

李朝英

景：道慈企業公司總經理辦公室，擴大前幕之內室，佈景大致相同，而益見華美。

幕啓：協理王逢時正在辦公之際，工友奔走，服役甚忙。

逢：（蹙額）（向工友）請陳小姐。

張得興：是！（下）

陳：（入，坐）什麼事？

逢：（目注陳半嚮）我想，我們今天就要搬才好。

陳：幹嗎這樣忙？

逢：我方才據探報，香港的那一位，忽然離開香港，聽說由昆明轉這裏，已經好久了，聽說這一兩天就

要到，並且據我那個探報說：從前聽他話風，彷彿連我們那個住處都似乎知道，我們不能不預防。

陳：我不承認是你的家，她怎樣？

逢：那總是麻煩，況且新房子很好，你爲什麼不去？

陳：我不想去。

逢：去的好

陳：不去！不去，我們解除目前的關係好了，免得你泊得那樣子。

逢：我並不是怕她，省些些好。

陳：不成！還是我們分開好了，（想）我想，或者她還不至就來，要來，早就來了。

逢：那倒不然（搖頭）她從前是因她父親病，後來又辦喪事，現在當然可以來了，可是他為什麼不通知我，當然是要出花樣。

陳：我不怕出花樣，並且要見識見識你那位玉皇大帝，你怕她，為什麼不怕我？（怒甚）

逢：好了，我也怕你，好不好？還是請你撥一撥再說！

陳：好了，那我們脫離好了，（聲戰，伏哭）

逢：（窘甚）

（房門忽啓，李春才入）

李：客來了。

何小勉：（突入）哈囉！客人來了。

逢：（驚愕）啊！幾時來的，你姊姊也來了嗎？

（陳急起，向外行）

勉：昨天到，還在外面呢。

逢：（踵入，與陳撞滑倒，突舉手掌其頰，攔陳）不要走

陳：（急自護）你什麼人？怎麼動手就打人？

逢：我是什麼人？你問他，為什麼打你？你知道，賤貨！

逢：（緩慢）她是……這裏的女職員，是因公事來說話的。

甄：無！女職員在公事房裏撒嬌，哭？是那個混賬東西欺侮她？是那個混賬東西欺侮她？（趕欲毆逢，

（陳靜立）

勉：（以身蔽逢）姊姊有話好好說！這是公事地方。（目陳）還不快走。（陳急下）

麗：（大怒，顧勉）你到幫他們，不成（拉勉）走開！（衝進一步，一手捉逢領，連掌其頰）不要臉的東西，他還以爲我不知道呢！我早在外面看了一清二白了，你不知道我有顧鳳耳千里眼嗎？你還不替我跪下，逢猶豫，又擊一掌，逢即跪）

勉：（急前拉）算了吧！不像樣，讓他起來吧！

麗：不成，他還要像樣嗎？

（此時何振華入，李春才突隨入，見逢跪，亦跪，衆大笑，逢急回顧）

逢：（向李）不與你相干，出去！

李：是！是！是！回協理話，家裏也來了客，一個女子，帶了一個小姐，也說是協理太太小姐呢！

逢：（益驚）胡說！

麗：一點不胡說，你聽見沒有，也是你的太太，還有小姐，不要臉！

勉：知道了，（向李）你回去招呼。

李：是！是！（下）

振：（向麗等寒暄）妹妹，你幾時來的？怎麼事前不通知我們？

麗：你們都是一幫好人，通知你們好預備，是不是？

振：笑話笑話，好歡迎呀！你讓他起來吧，這算什麼樣子。有話好好的說。

麗：不成，誰叫他協理做得太舒服了，你曉得他二罪俱發嗎？

振：那我倒不知。

麗：（向逢）我問你，你方才那小賊子，幾時起，同她發生……

逢：沒有。

麗：放屁，沒有……你同她同住！她扒在你旁邊撒嬌，沒有……混帳東西，還要賴，不要臉！

逢：（俯首無言）

麗：你該沒有話說吧？該不是冤枉你吧？我再問你，你聽見沒有，方才那個李春才說：你還有一個太太

在你的金屋裏等着你呢？你知道是誰？

逢：那我實在不知道，恐怕是冒充。

麗：眼！不知道？冒充！大家都稀罕你這個臭男人？要冒充你的老婆？我問你，一個堂堂的山東女人，

還有一小孩叫小婉的是你什麼人？

逢：啊！那……那是我……已經同他離婚了。

麗：放屁！你的女兒也同你離婚了嗎？你同她離了婚，你還叫他侍候你的父親嗎？你這個無人心的東西

，你知道你說的那個離婚的老婆，因為你不管家，家鄉淪陷了，她幾千萬里辛辛苦苦的扶着你的白

髮老父，拖着你的女兒，沿途乞討磨轉的來找你嗎？你這個不要臉的不孝不義的東西，你……你

……你曉得你的……七十歲的父親在半路上爲敵人的飛機炸死了嗎？（頓聲異常，淚隨聲下）逢亦

感動伏淚，衆皆掩淚）巧得很，我們在路上碰到了。

振：（滿面驚異之色）正是……好了，好了，休息休息吧！慢慢的說！

麗：不！我要叫他知道呢（工友以手巾上，擲還之，又自出巾拭淚）我告訴你我們現在住在一起，昨天

一同到的，要偵查你的行動，所以不叫你知道，今天弄清楚了，她不肯回來，所以我叫她到你府上去了，你想不到吧？

勉：姊姊，說完了吧！叫他起來說，好不好？

麗：不！我還要罰他呢，你們這種喪盡天良的東西，在國難這樣嚴重的時候，一味的只知道發國難財！騙女人，圖享樂，怕老婆，當面孫子似的，背面却是無惡不作，你們還算是個人嗎？從前你靠著我的父親吃飯，你騙着我，現在我父親去世了，你又想另出主意了（涕泗旁沱）我今天代你的父親，我的父親打死你這不孝之子，沒出息的女娃，國家的賊！我同你拚了（手取衣架上手杖，上下亂擊，衆拉勸，達抱頭支撐，呼號欲絕，衆工友奪達欲逃，麗怒甚，順手取一花瓶擲之，中達額而暈）

工友：協理倒倒了。

麗：不要緊，死了我命了！

勉：（捉麗手）姊姊！好了，休息休息！

汪：（慌張而入）什麼事？什麼事？

振：（亟介紹）這是汪總經理，這是舍妹麗華。

麗：（含怒點頭）我認得，汪大叔。

汪：啊！何小姐！正是，你尊大人不在，我都不能親吊，真是想不到，今天這樣盛怒，想來是逢時的過錯，要原諒原諒，逢時好像是受傷了，要趕快請醫生！（按鈴，工友入。）叫人把協理抬到隔壁休息一下。請康主任來。

工友：康主任今天還請假。

汪：那麼請張先生（上下）。

（工友數人入。拾王逢時下）

張：（入）總經理。什麼事？

汪：王總理，怎麼樣？趕快請康生看一下，康主任爲什麼還不辭假？

張：王總理現在隔壁休息，醫生就去請，康主任因爲家裏有點事，請了三天假。

汪：你留心照呼王協理。

張：是（下）。

歐：汪大叔，我們這裏恐怕要法律解決，少不得您是證人，對不起要麻煩您了。

汪：笑話笑話，夫妻們爭吵是常事，船頭上打架，船尾巴上說話，何至於那樣嚴重，我明天請客，一來

替王太太揚威，一來替你們講和，這當然是老大哥的事了，哈……。

歐：不敢當，我是對不起，謝謝。

汪：豈有此理，一定要到一小勉，振華，你們負責任，陪了來，難道這點老面子沒有嗎？我立刻叫他們

定好地方，再發請帖。

勉：謝謝！看一看再說吧！

汪：不必不必。你們住在那裏？幾時到府？

勉：我們暫住在新都招待所，昨天到的。

汪：今天才同達時見面嗎？爲什麼不早來電報，通知我們一選到公館呢？

勉：（笑）只說是家務的主意，寫的是要猝不及防。



汪：好利害，好利害，還有你們老太爺的作風，我真佩服你，王太太，噯！我還是叫你何小姐！哈……
麗：眼！（餘怒未息），不敢，小勉，我們走，（向汪）汪大叔，我先回旅館一趟，如果逢時有一個三

長兩短，我償命！是不會逃走的，您放心嗎？

汪：豈有此理，沒有的事，大家要休息休息到是真，王太太，噯！何小姐你不要再生氣了，此地我會搭

呼他，你放心，不再在這裏坐坐嗎？

麗：不（立起，小勉等皆起）

工友：（突入）有許多軍警，一定要進來，總經理！

汪：（驚疑）爲剛才的事嗎？何至於，你告訴張先生去見他們。

工：不知道爲甚麼？張先生在外面說話呢，是張先生叫我來報告。

麗：（亦驚疑）是爲我嗎？那我們不要走了。

汪：不關事，坐坐。

（外面大聲嘈雜，幾個人進來了，其中有警察、憲兵、有特務長，張文生也雜在裏面，有攔擋不得

之勢）

（昂然直入）那一位是總經理？

汪：兄弟就是，兄弟就是，請坐請坐，敝公司因爲今日王協理有點小小家私誤會，已經完了，不勞諸位

大駕。

汪：（遲疑）還有一位何小姐呢？

汪：（遲疑）

麗：（挺身而起）我叫何麗華，今天的事，本來是我們的家事，是他們報告諸位嗎？有什麼問題，自然我負一部分責任，但是現在似乎還沒有到那時候。

特：啊！大名是？

麗：何麗華。

特：（略顯軍警，作遲疑狀）住在那裏？

麗：我昨天才到，住旅館裏。

特：是我們王協理的太太，是新從香港來的。

特：那恐怕不大對了。（亟出名單閱之）

麗：（同搖首示猶移狀）

特：啊！還有一位叫何振華的嗎？（衆相顧詫愕）

特：不要緊，我們不過問一問，要問兩句話，與本人並沒有多少關係

汪：（目振，振有惶恐狀，同時特目光亦及振）

特：（指振）這位姓名？

振：我……我叫何振華。

特：啊！啊！何振華，你們兩位是姊妹了，狼好狼好（又顧麗）不怎麼像，

麗：我們是伯叔姊妹。

特：是了！（顧振）這位何小姐是公司職員嗎？

張：是！

汪：（看錶，有離去之意，特轉眼注之）兄弟還有一個約會，要先走一步，對不起！

特：汪總經理，稍留一步，我們就是奉命要請汪總經理勞步二趟，還有何振華小姐亦請同去。

汪：這……這……兄弟沒有甚麼事，諸位或者弄錯了罷？

特：我們不會弄錯的，方才因為汪先生拿這位王太太的事一說，却幾乎弄錯，現在我明白了，不會弄錯的，我們現在還要檢查一下（分別檢查王之辦公桌等並封鎖訖）汪總經理有事麼？我們客氣一點，一同坐車去就是了，還留一個人守門，出入都要檢查，這是公事，不要見怪。

汪：什麼事？能不能告訴我，我還有一點小事處分一下，可以不可以？

特：什麼事我們也不知道，汪先生到了那裏自然明白，現在對不起，你已經沒有自由了，你是做大事的人沒有不漂亮的，有什麼話，祇當面告訴公司的人好了。

汪：那末，張先生，請你替我拿這情形告訴家裏人同董事會，我想：我是沒有什麼事的，最好你們來打聽一下消息。

張：是！

張：（分向汪振）走！

張：（聲頓向麗、勉）妹妹，二弟，請你們聽信，同我想點辦法吧。

勉：（輕聲）什麼事？您有點數嗎？

張：我……吃了虧了（哽咽）你們還是聽信吧。

勉：（相顧）我們自然應當盡力，或者不要緊吧！你放心。
特：走（搗汪，振同下）

張：兩位請坐一坐，我去看看再來報告。

勉：好，我們略坐，聽一聽消息。（張同下）

麗：這倒奇了，我還以為我的兒子呢。

勉：正是！我們初來，怎樣就大姊姊呢。

麗：不知道他們幹的甚麼鬼把戲，還是弄清楚了再說，或者你問一問逢時。

勉：姊姊你坐一下，我還得去看看逢時呢。

麗：（點頭）（勉下）

麗：春才。

李：（入，走近）有！

麗：你辦事很好，我方才打的那位小姐，沒有打錯嗎？

李：沒有，她那時正同楊柳講戲子，還哭呢。

麗：你說他們常在公事房不檢點嗎？

李：是，這裏的公事房真不像樣，一對一對的！

麗：啊！（不禁一笑）協理呢？醫生來了嗎？

李：來過了，（走）

麗：——

勉：（入）（李下）逢時不知道有內傷沒有？醫生說要細細檢查，立刻送到醫院去了，姊姊，你太不顧一切了。

李：不要緊！我有數，這種東西真欠打！可是我現在想起那個陳小雲，也是一個受害的人，我打錯了她，你想法去拉她來談一下可好？

勉：算了，走吧，回頭我還得去看逢時呢！

李：你同他倒真够交情，你忘記了再等等大姊姊的消息嗎？

勉：正是！今天真虧，叫我領那一頭呢？（來回走）

李：不要緊，逢時的傷，是醫生故意張大其詞，如敲竹槓，你還是想法兒把陳小雲找來，咱們滑道，說不定她還看上你呢，因為你先頭放了他，那小娘們很不錯呢！

勉：得了，我腦筋懶得很呢！

李：替古人擔憂。

勉：你統了亂子，倒說風涼話，還要消遣人，怪不得逢時又怕你，又嫌你。

李：放屁！你再胡說，我也打你。

勉：那更笑話，我們姊弟，跑到人家公司裏打架，（失笑回顧）喂，姊姊，你看，真是笑話，人家公司的總經理室，今天倒叫我們給佔據了。

李：他們這幫狗屁總經理，外面說得好聽，什麼國際貿易，進出口貨，實在是倒把寶座，發國難財，我要做官府，早把他們辦了，還等今天呢！

勉：真是，況且不且今天這個形勢很不好，我看他先以為我們的事，後來自己有點明白了，還想逃走呢！

只不知與振華何干？

際：（點頭）他們的事，不瞞你說，我在香港就知道了，我們那一位，他願意，有什麼辦法呢？一會兒張來，更可以知道一些。

張：（匆入）對不起，對不起，事情很詳！（勉，露，均示警戒狀）

勉：怎麼樣，張先生？

張：我們今天真糟！公司接連出事，並且同時總經理……（忽覺不便出口，）我方才到特務機關，幸而有熟人，聽說也……（又止）

際：張先生，你說，不要緊，不要忌諱，也什麼？也是太太出的亂子嗎？

張：（苦笑）對不起，是的。

勉：姊姊，（嬉笑）好了，無獨有偶！你有同志，並且比你還利害，可是又有我們家人，做了對面一脚，糟不糟？

際：不要打岔！張先生說！

張：我也說不頂清楚，但知道是汪太太不滿意總經理，受了幾位別的太太慫恿，因為常同何小姐在一起，所以告了，恰恰不湊巧，又有別的情由，當局震怒，所以下了很嚴重的手諭，兩案並發，這件事還比較小，所以何小姐或者不甚重要，不過拖累就是，其他一案一半是汪老總在甘肅財政廳任內的事，一半關係囤積物品糧食的事，聽說不免危險得很！

勉：與王銘理無干嗎？

張：案內無名，當然無關。

醫：那個還好。

勉：啊！那個還好。（鬼臉）

醫：你爲什麼這個樣子？

勉：我自有道理。

醫：（怒之以目）我的意思，是逢時比汪不且倒是稍好一點！

勉：唔！

張：我還要去看報告董事會呢，康主任也不知道那妻去了！王太太！王協理已入醫院，大概沒有什麼，我

回頭再報告你！

醫：張先生！麻煩你，我們也要走了。

張：沒有關係，再坐！

工友：（突入）張先生！外面又有一批軍警來了！打聽康主任呢！

張：就是先前那個嗎？你說：康主任還沒來！

工友：不是！還帶了一位女人呢，說又是一案，要進來查呢。（衆皆愕然）

張：啊！什麼？又是一案嗎？真奇怪！

（內聞腹聲）

工友：怕是進來了。

張：（搖頭）今天真，（此時突然走進偵緝隊長，警，各一人，及李朝英，醫，勉驚起，暗暗與李招呼

。）

陸：（憤然）哦！

趙：（看了驚一眼）

隊長：我們是警察局偵緝隊，奉命來尋你們這裏一位康主任，請你們那一位負責的人，將他交給我們。

張：康主任請假三天。他若是來，我們可以通知你，現在我們沒有負責的人。

隊長：你先生貴姓？

張：我姓張。

隊長：這兩位呢？

張：他們是客。

隊長：張先生是公司的人！

張：是！

隊長：張先生！這是公事，我們既來了，不能就這樣走，並且告訴你，這是一件命案，（衆皆大驚）請

你將現在公司的上下人等，都集合在此地。叫大家不要走！我們門口前後都把守了。

張：（顧工友）好！你去叫所有公司上下人等，現在在此地的都來！

工友：是！（下，聲隨去）

（須臾，與衆人同入，陳小雲亦在內，衆各報名，隊長以冊一一記入）

隊長：我來介紹，這位就是你們康主任的太太，（李向衆一躬衆皆招呼）請她自己說一說這個案情，諸

位要知道，這是一件離奇的命案，如果有幫同隱匿的，恐怕要連累不便（衆皆驚愕）

張：（搖頭）

李朝英：（淚落聲下）我……命苦倒了霉點，現在對不起各位，打擾得很，……我想不到……我們的康先生有這樣的狠毒，我是他的妻子，我們結婚八年了，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子就是這一次帶來的，（哽咽不復成聲）……不想死在他父親……的手裏，（大哭）

英：（亟前，非常同情）啊！康太太，你不要哭，原來你說的康先生，就是他，慢慢的說！張先生，請你叫人，打個手巾，倒杯水來，康太太，您請坐下吧。

春：是！是！李春才，拿手巾，倒茶來。

英：是！（下，以手巾茶水進）

英：（欠身，接巾拭淚）王太太，幾位時到？

英：也不久。

隊長：（驚奇）你們倒認識？

勉：我們是路上認識的！

英：（拭淚）正是，我也想不到您也在這裏。

英：坐！您方才說的就是小弟弟嗎？噫！

張：（回頭）諸位都請坐！（張、勉、英、隊長、警、均分別坐定）

英：康太太，您請再坐下。

英：是！是！（哭不可仰）您還問小弟弟呢！是呀。他……他死了。

英：噫！

英：我給您講，我還有一個女兒，沒有帶來，還有老人，自從抗戰以後康，他先出來了，我們一家住在

鄉下，家鄉淪陷了，沒有他的消息。一直到去年，才從朋友那裏，知道他在重慶，要來重慶了。

他在這個公司裏作事，寫信給他多少次，他不理，最後告訴他說：我要來，他才來信阻擋，不叫來，我們都疑心他，或者變了心，所以我還是決定自己來，因為兩個小孩路上不好帶，只能同一個。因為他素來喜歡這個大的男孩子，可以叫他歡喜，所以拿女兒交給婆婆，帶了兒子上路，我們在昆明，匆匆的沒有細說，（又哭）我……我……想不到會送了他的命！

麗：不要太傷心，覺得的講。（亦拭淚）

陳：（陪同流淚）

英：我們路上走了差不多半年，千辛萬苦，不必說了，到了此地，住了旅館，找到了他，他劈頭就說要同我離婚，理由是養不活我，後來我知道他另有所歡，聽說，也是同事，（衆詫愕相顧，齊又曰陳，陳亟避之）

隊長：（向張）張先生，知道有這個人嗎？現在在不在此地？

張：（踟躕）我不大明白，但是現在決不在此！決不在此！

隊長：（向陳）陳小姐知道嗎？

陳：不知道。

麗：（搖頭）這個旁人當然不好說，還是請康太太再講。

英：據說這位同事還明白，說是有婦之夫，不肯嫁他，可是因此又生出了這許多下文，第一步是要同我離婚

麗：那你一定不同意！

英：是的！我不肯，要見他們總經理評理，他也不肯。忽然一天，說是可以同到公司大家議一議。大約下午三點鐘，他來了，三個人同出門，過了江，到了公司，辦公時間已過，說是只好不去，改天再來，却改了一條路，不知走到甚麼地方，要過一條石橋，水流很急，一個別人都沒有，他領路，走到橋中心，他站住了說：兩個人，並排不好走，叫我抱着小孩，走到他前面去，我聽了他的話，才走過他的身邊，他拿扶我的手勢，趁勢一推，我們母子二人就一下落了水，以後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被人救起，原來石橋旁邊岸上，恰恰新蓋了一所房子，住了一個醫生，工作未完，人家聽到有東西落水的聲音，一個工人看見了此事，大喊救命，所以我被救了。

麗：小孩子爲甚麼沒救着？

英：那總是我不好，（又拭淚）大約是手鬆了，不知道將他拋到那裏去了，等我醒了問起還有一個小孩，他們才知道，再尋，就沒有了，不曉得流到那裏去了，諸位請看，天下有沒有這樣狼心的人？（大哭，抽咽不已。）

麗：該死，該死，他當時就逃走了嗎？

英：今天第四天，他無影無蹤，當時救我的人就沒有看見他，所以我求了救我的醫生，指示我煩勞他們諸位官兵同我死了的小兒伸冤，還要求諸位幫忙。（又哭）

隊長：現在，康太太已經拿這個案情說明了，諸位有知道姓康的下落的，務必說出來，一不免得我們費事，二來也是公德，張先生，陳小姐，你們應該多負責任。

張：是是！老康本同我們人緣並不好，況且他做了這樣無法無天的事，我們自然應該幫忙，但是他是有心逃走了，我們往那裏找他呢？（想狀）不過……到是有一條路子，不知道怎樣？因爲他請假的

時候，留了一個地名，說是萬一要緊的信件，叫送到過街樓一個旅館轉，他有人去取，當時我不甚注意，所以旅館名稱我忘記了，我去找一找。

隊長：好極了，張先生請我一下（向警）我們同張先生去，康太太坐一下！

張：（與長，警同下）

麗：康太太！我很同情您，他們這個公司裏，差不多一大幫都是混帳東西，我今天來到此地，王太太也是一同來的，我們在昆明沒有細談，您就走了，否則也同來，或者情形不是這樣，現在我的事體，也是同您的情形差不多，現在事情也沒完，不過人命官司，也許是我闖，我們都是被欺侮的人，我們一定奮鬥，一來爲了（見九）二來爲了（見十）多幹出。

陳：（不安，起立欲避）

麗：陳小姐，你不要走。你也是一個被欺侮的人，我方才得罪你，很後悔。我想我們應該連合陣線，各尋出路。康太太！我給你介紹，這是陳小姐。

麗：啊！陳小姐（互相照呼）！

陳：（躊躇半天，含羞地）謝謝您！王太太，我一定聽您的領導！

麗：不要客氣。請不要叫我王太太，我自己姓何。

陳：是！何小姐！

麗：你叫我一聲姊姊也好。我再替你們介紹，這是我的弟弟何小勉！陳小姐！

陳：啊！何先生。

何：康太太，陳小姐！（互起立招呼）

區：康太太。您姐果要我們幫忙，儘管說，要用錢，我也有，不要客氣，陳小姐，我着實。

。你有空到旅館裏來。我們現住新都招待所一三二號，你們兩位都記着。

英：謝謝您！我隨時再求您幫忙。

陳：我一定來看您！

（張僱長啓又入）

張長：康太太！走吧！地名尋着了，是過街樓元通旅館，這就有辦法了，諸位打擾打擾。

英：（向衆）對不起！再見！（與張長同下）

區：真混蛋（頓足）我們也走吧。

（幕落）

第五幕

時：前場三個月以後

地：重慶南山的一個療養院

人：孟淑婉

王逢時：一方愧於何之豪勇，一方又愧於孟之淑婉，在這一幕中，終究改變了他的以前種種，終不

失爲一個能够補過之人，可謂今齊人中之幸運兒也。

王小婉

張文生

何麗華

何小勉

陳小雲

趙律師

看護生

景：療養院病房外間，陳設雅潔，環境清幽，窗對塗山，紫色如畫。窗傍一門，開對山徑，通達深邃，不見邊際。

幕啓：室內幽靜異常，孟淑婉手持針線，坐籐椅上，爲小婉製新衣，小婉游嬉窗中，時時仰望窗外。

孟：小婉！過來！

小婉：媽媽！幹嗎？

孟：過來，（持衣招之）

小婉：（跳躍至前）試新衣裳！

孟：（點頭）（試衣側首端詳）不錯！

小婉：這是前天何爸爸給我買的呀！好多小蝴蝶！

孟：好看不好看？

小婉：好看（大聲）何爸爸幹嗎還不來？

孟：不要吵，（內指）爸爸睡着了（繼續縫衣）

小婉：何爸爸爲甚麼還不來（輕聲）

孟：就要來！你不要吵，

小婉：何爸爸不來，我要去。

孟：你又吵！爸爸醒了打你，

小婉：（撒嬌）我不，我還要跟何爸爸那裏去住，媽媽！我還去住幾天？

孟：你乖點就叫你去。

小婉：何爸爸還不來！何爸爸還不來！

忽聞門鈴聲。

小婉：何爸爸來了。（歡喜跳躍前迎）

看護生：（入）有客（孟亟起立）（小婉避匿身後）

張：（入）（躬）啊！王太太，協理好嗎？

孟：張先生！謝謝很好！現在恐怕睡了，有事嗎？

張：不要驚動，我等一等，不要緊（不安）

孟：張先生，我看你要緊事情，是不是？

張：是！汪總經理今晚請酒。

孟：（大吃一驚）那什麼回事？小婉！你快去看看爸爸醒了沒有？要是醒了，你說張先生來了有事，請爸爸出來。

小婉：我去（躍下）

孟：這真想不到，這是怎麼說呢？

張：是！

孟：（以杯若置張前）

張：謝謝！不招呼！

小婉：（又躍入）爸爸來了

逢：（入，一手扣衣，向張點首）啊！張先生，對不起。

張：（亟起立）協理好！您午覺，打攪得很。

逢：我已經睡醒了，請坐。（同就坐）

張：我來報告：不幸得很，汪總經理今天一早……完了。

逢：（大驚）怎麼樣？

張：鎗斃了！汪太太哭得甚麼似的。自己直抱怨：要自殺，疊過去好幾次。

逢：她還抱怨嗎？

孟：她先沒有想到，現在自然後悔的哩！

逢：（顧孟，有慚色）

張：是的！她說：她當初不知道一告就會送命，傷是傷在財政廳任內的侵吞公款，又有人報告了國積糧食，叫查到了親筆信件，所以設法子救，汪太太從前那裏想得到呢？

逢：（默然半響）後事呢？

張：我們一早忙到現在，多預備了，壽器三千多塊錢呢，準今晚七點入殮，只通知最近的親友，不好大聲張，所以我特來告訴。

逢：請你趕快同我預備一桌上好的祭席，一個大花園，公司同人怎麼樣？可以問一下代總經理，另外我的奠儀，或者要我內人自己送去，我因為還不能出門。

張：是！我就去辦，還有一事，公司由董事會決議暫時關門清理了再說。

逢：啊！還有何小姐呢？

張：聽說還押着呢，慢慢的再想法取保，現在還不敢提呢，提了恐怕倒不好，（又有叩門聲）

看謹：（入）客來！（何麗華，小勉，陳小雲，趙律師同入）（逢等均起立）

麗：（一點手招呼）我來介紹，這是趙守華趙大律師，這是王逢時先生，這是王太太，還有，這是張

文生先生。

逢：（微怔）啊！啊！請坐！請坐！（同落坐）

小婉：何（與竄擁抱）

竄：啊！好乖！小婉！你想我嗎？

小：我想。

孟：方才何爸爸不來還鬧着要去呢。

竄：（抱持之）真好！小婉，可是我們要暫別了。

孟：要到那裏去？

竄：（微笑）我們今天是來同逢時作最後決定，淑婉姊！我要將這位王先生完全還給你了，這位趙大律師就是專來替我們辦這事的，小雲（目陳）我也同她籌劃好了，另有出路，好在他們本無名義，趙律師說：用不着甚麼手續，我今天同她來，不過把話說明就是了。

孟：（忤忤）

逢：（寫雞，猶疑）我是現在聽候大家商量主張，不過那又何必這樣踌躇？

張：（見機起立）我先走一步（向衆招呼，衆欠身，張下）

竄：（脸色漸厲）什麼叫何必？我素來不會馬馬虎虎！

小婉：我也勸過，我姊姊的脾氣，你難道不知道，只有照辦纔是！

竄：簡單得很，趙大律師，你拿出來給我看看，叫他簽字（目逢）省得你寫雞，又不要甚麼簽蓋實還不

名嗎？

（皮包內取出一紙）這稿子，何女士看過了，請王先生斟酌。

（取自趙手）我念給你聽：

律師趙守華茲代當事人王逢時，何麗華通告以當事人有種種原因，雙方不能繼續夫婦生活，茲於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月 日起脫離夫婦關係，各聽自由，並無任何條件，特此通告諸親友，當事人

王逢時，何麗華，律師趙守華（擲與趙）

你看，好不好？並且讓名列名在前，客氣得很呢。

逢：一定要簽嗎？

麗：你不簽嗎？你是願意做汪不且？我說得出做得出，汪不且的老婆要後悔，我是素來不後悔，請王先生

你不要後悔。

逢：（苦笑）我簽，你別生氣（故意）大鈴！

麗：放屁！那個還要你這樣稱呼？你要有意侮辱我，你小心，以後你稱呼這位太太吧。

孟：我不要他這樣叫，好姊妹，你不要這樣辦，我算小鈴倒可以（衆皆笑）

逢：一定要我簽嗎？唉！我請求保持我們的友誼。

麗：那再說吧，我父親已經不在，沒有保持友誼的必要吧？（茫然）

逢：何必如此？（世不禁落淚）這樣，我太不像人了。

小婉：何爸爸，您幹嗎哭？您要出門嗎？您帶我一塊走。（持圍衣大哭，逢，雲，孟皆哭）

趙：（頗窘）

小勉：諸位（也拭淚）不要難過，字不要簽算了。

藍：（復興齋）怎麼不簽呢？我先簽（持筆簽訖）王先生！簽！

逢：（萬不得已，簽訖，擲筆，伏案）

藍：完了，我們休息休息就寢。

小婉：何爸爸！您不要走。

藍：我不走，我陪你玩（搖小婉）（詢趙）康大成的案子，他如果上訴，還可以翻案嗎？

趙：只怕很難了。

孟：真是！這個案子定了嗎？

趙：是的，原告方面，就是何小姐的推薦，是兄弟承辦的，康是犯了故意殺人一個已遂，一個未遂，那個被殺的雖不是原意要殺的主要人，但是他並沒有將他分開，照說也算故意，已經是從輕處了十五年的定期徒刑，算是便宜了，上訴恐怕也沒有好處。

孟：十五年不見天日，也就可憐了。

藍：可憐甚麼？他怎樣無緣無故要人的命？真是！趙律師，我們的振華在這一案沒有事嗎？

逢：這個，她沒有事，因為這是姓康的一個人做的事，她一則沒有同謀的迹像，二則她不應結婚，並沒有錯，片面的企圖，她是不負甚麼責任，康太太她很感激您，又是您的府上人，我關照她不要牽連，她就同意了，所以沒有她的事。

藍：真倒楣，他們這個公司叫做一個三混蛋，呵！王先生，我們已經脫離關係應該客氣點了！孟姊姊，你更對不起，我對齊罵你的先生，但是，我脾氣不好，這件事又太叫人生氣，原諒原諒，好在趙先

生是先君的門生，沒有外人，不要緊。

孟：自然自然，你儘管照常說，我決不怪囉（又顧達）

勉：不要說了，還不走嗎？

麗：不，我還要留戀留戀呢，你忙甚麼？

趙：那我先走一步（衆皆起，麗發之門口，遙隨之。）

麗：（與遙同還至原處）逢時先生，我今天是末一天打擾你了，相處一陣，這樣結果，當然心緒十分不安，你還容許我說幾句廢話嗎？

達：麗華，何小姐！我不知怎樣稱呼好？你有話儘管說，我也十分難受呢？

勉：少說兩句吧！說着怪難受的。

麗：不！我要說，我非說一個痛快不可！我們這樣是最好的下場，自從我知道了逢時在重慶的行爲，又發現了還有一個孟姊姊，你們知道，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忍受的，所以逢時險些兒沒做汪不旦，那是他的幸運，雖然吃我打了一頓，養了一陣傷，現在也好了，我雖不知道他怎麼想，老實說：我累得是便宜的，是嗎？

達：是！是！我早知道有這一場！

麗：喂！那你存心，所以叫小雲離開？

達：不！那是想減輕之意（衆笑）

麗：孟姊姊！你恐怕不以爲然吧？一定以爲我太過火了。

孟：管得好！我正要謝謝你！早見過了。

區：那小雲呢？

陳：（忤忤）你別開心了。

區：現在我老實說，不是爲姓孟的，姓王的真你想活著，我真同你拚了，我看她還是須要你，所以留著給她，王先生，你要知情，你的孟氏夫人，是你的救命恩人，我想：這個處分方法，是最平安的了，只是便宜了你，你看，你們這個公司，根本不做好事，趁機會發國難財，你看，汪，康，殷，還有，你自然也差不多，你現在逃過了報應，我的意思，要你拿出點錢來，報效國家，自贖罪過，還有，你的父親是死在敵機之下，你這個做法，就也是報仇，你知道嗎？（興奮之至，又落淚）

區：（惶恐）是——是——（也拭淚）
區：我再告訴你，我呢，昨天已經報了名，打算受一兩個月的看護訓練，到前方服務去了，小雲，我也勸她去！不知道她有決心沒有？

我自然也去。

好妹妹，前方法不得，還是不要去。

（笑）你那裏知道，你是去不得，我們是去得的，還有一端，他們這些男人固然不是好東西，不必說了，但是我，從前醉生夢死，吃喝玩樂，還要呵斥男人，強兇霸道，那裏可以算好女人，現在我懺悔了，我拿下半世報效國家，來贖我的過失，好曉得我同那些自以爲能够駕御男人就算了不得的女人還是不一樣，所以我拿這次我父親分給我的遺產十萬元，也捐給國家買飛機了。這是收據（出示）

達：（吃驚）

孟：真了不得！

麗：（微笑）最好的，是我的弟弟他同我一樣，也捐了，他還陪我去呢，他的收據也在這裏，（指另據）我們的父親，一生一世，他的財產雖然不算貪污而來，但也是國家的資財，我們替他還給國家，也算替他盡一點心了。（又掩淚）

孟：何先生真也去嗎？

小勉：爲什麼不真，我去做前線新聞記者，也見識見識！

逢：（俯首默思）

小婉：何爸爸，你們到那裏去？我也同去。

麗：（撫之）你去還早，好好念書，將來我來同你。

小婉：我不幹。

孟：小婉，不要鬧！（忽然伏身大哭）逢時！何姊姊同何先生真算得起孝順兒女！你要想着爸爸！

逢：唉！（也傷心伏身而哭）

麗：王先生，我得罪你了？

逢：（半嚮，拾起頭來）不是，我只有佩服，我正在想怎麼樣照你的話去做。

麗：唉！想什麼？是就是，非就非，拿得起，放得下，猶疑甚麼？

逢：我一定照你的意思做，是沒有問題的。

麗：那就好！孟姊姊！我告訴你，你們家傳的一個故事，是我父親同我講的話，從前山東是齊國的地方，所以山東人叫做齊人，齊人有一妻一妾，這個齊人却天天在外面討了人家祭祖獻下來的物品吃飽

了，回來顧他的妻妾，說是天天有人請他。後來她們覺得奇怪，暗地跟他去看，發現了他的醜態。以爲奇恥。現在他們這一班人做的事，我以爲還不如這個齊人遠得很，因爲他只是自己不要臉，還沒有害人害國呵，我們現在做女人的，有了這樣的丈夫，你說羞不羞，所以我要自救，陳小姐也要自救，孟姊姊曾管他，叫他改過，你就算救了他，也就是自救，你要做不到，你算倒運？王先生，你要不改，你對不住人，也對不住你自己。

逢：我慚愧無地，我不改，我對不住你，現在我也拿出十萬元來，補助你們的獻歲，老實說，這同我做生意得來的數目差不多，現在還了國家，補助抗戰，替我父親報仇，我再計算一下，如果我還有力量我再繼續捐，何小姐！是不是？

麗：好！我同意，我賀你從新做人，（與之握手，向孟）我說話粗魯得很您原諒原諒。

孟：豈有此理，您還是我們的恩人，不知道怎樣報答您？

麗：我不求報，只求方才說的話永遠有效，現在。我們要高興一下，小婉，我前天教你的那個女兒自編歌，你會唱嗎？我們唱一個做餘興。

小婉：會！何爸爸同我一塊兒唱。

麗：好，你叫陳姑也同唱。

小婉：陳姑姑。也唱。（唱女兒自編歌慶麗和之。）

女兒要自強！

小心招嫖受欺誑，

他家有妻兒，却要招人妄！

你溫良，他欺你，當大羊，

麗：（指孟，陳微笑。）

小婉：（讀唱，麗陳仍和）

你強梁，他怕你，如虎狼！

麗：（自指）（衆笑）（再同讀唱）

一朝顏色改，棄置在路旁！

若是好男兒，決無此行藏。

麗：（指逢）（小勉作一鬼臉）（又同續唱）

你不見，現有好榜樣；

汪不旦，第一個害人害國，恢復有天網。

更有那……

逢：唔！小婉（婉突止）

麗：怎麼樣（笑）我替你唱

你爸爸，王逢時，自作聰明，把禍闖，吃苦遭殃，還算便宜。

（搖頭，衆笑）

麗：（示意小婉仍同唱）

最下賤，康大辰，謀殺親妻，枉送好兒郎。

千人指罵無下場。

這都是，堅韌當中，衷心又痛楚！

我們要宣揚，我們要奮張，

不用如花錦，脫去花瓶相，

具母良妻，也是民族棟梁。

區：（指孟）（再同唱，鈍鼓掌）

不然，與那有出息的男兒一同赴戰場。

區：（指勉及己）（再同唱）

女兒要自強，中華民國富且強！

富且強，驅逐敵人，安定太平洋。

好！（衆鼓掌，這時搖首作羞愧之狀，也鼓掌。）（露喉抱小婉吻之）我們好走了。（起與衆）

握手，勉，陳皆隨之）

（接點，我這款請小勉代交，拜托拜托（簽支票與勉）

（接票）謝謝

我代國家謝謝（之躬）

慚愧得很，不敢！

真要走了，（眉難有依依之態，拭淚）

小婉：（大哭）何爸爸！我要去！

賢：你乖，我改天來（亦拭淚。陳孟都拭淚。）

孟：（啜止婉）不要哭！再哭，何爸爸就不來了（婉哭止）

麗：再見！（再撫小婉）

勉：再見！（麗等皆前行，逢等送至門口）

逢：再見

孟：我還要來送！再見！

小婉：（大呼）我要去（孟啜止之）拜！拜！何爸爸，何叔叔，陳姑，（招手）

麗等：（回首以白巾揮招，慢慢走去，四圍山色之中，山久遠遠的人影。）（幕落）

——全劇終——

清 空 頭 腦

(獨幕喜劇)

時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地 日本東京外務省外相臥邸
人 外相松岡洋右

大橋次官

松岡夫人

外務省僚屬甲、乙、丙、丁、

侍者

德大使

蘇大使

翻譯甲乙丙

景：外相私邸的公事房分左右作內外兩間，內間係外相辦公之所，公事桌，文書櫃，文具，椅，沙發，及一切應用之物畢具，懸掛日本皇室的照片，外間為客廳，客座沙發，几椅，盆花等等，四壁掛着希脫勒，斯大林，墨索利尼的照片同字幅，錄着三國同盟，蘇日中立條約的文字，都署着松岡洋右

的名字

幕啓：松岡外相很神氣的坐在公事檯面，正捫腕筆說話，次官坐在傍邊的一張沙發上，很幽閒的對

談着：

松：現在的國際情形，正是複雜得很呢！（手撫着小鬚）

次：是！荷印談判，我們撤回代表，嚇嚇他們，他們不怕，怎樣辦呢？

松：（連連搖頭，）那不要緊，不要緊，我們不是共同聲明還保持着原來關係嗎？還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商量。

次：那我們究竟南進不南進呢？

松：（微笑）那就是軍部的事，要真是軍事南進就不用不着我們了。

次：（會心的笑）我們現在的軍部，比從前慎重多了，中國事變，已經吃虧不小，要真的軍事南進，惹起了同英美的直接衝突，那不是好玩的！不是好玩的！

松：是呀！所以現在，他們也比較重視我們外交的力量了。

次：外交的力量，那是外相的赫赫的成功，尤其是這一次的三國同盟，無形之中，給了我們國家不少的力量，比軍事力量偉大多了，日蘇條約，更是意想不到的成功，外相此次壯游，造就了超過軍事十倍的奇蹟，真是大大的傑作呀！

松：（樂不可支，搖晃搖晃的，）承贊承贊！這一切堀太林總算對得起我，連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次：希特勒對於蘇聯的厭意，不知道究竟怎樣，到是一個問題。

松：（意滿）那是無疑的要表示親善的，這次我們的日蘇條約，希特勒也同意支持的呀！

次：這兩天外間對於德蘇緊張的謠傳，正流行着，也值得考慮麼？

松：那當然是謠傳，即使現在德意志對蘇有甚要求，蘇聯也一定是合作的啊！

次：明見，明見。

松：我真感覺事在人爲，像日蘇那樣的不融洽，麻煩問題那樣的多，可是我同斯大林一見傾心，親密的接談，親密的送行，都是開蘇聯外交儀式的新記錄，至於擁抱，那真是從心眼裏發出的愉快，一洗以前的塵氣，消是想不到啊！（得意之至）

次：真是外相的成功！

松：（搖頭擺尾，愈加得意）承贊，承贊，我只想起同他贈贈袋的一幕非常有趣，以世界雄傑的斯大林，也不免嚇了一跳，我却悠悠的談笑出之，真正有趣！

次：（笑嘻嘻地，）斯大林那一擁抱，外相倒出其不意吧！

松：是！我倒嚇了一大跳。

次：斯太林力氣甚大，叫他突然的一抱，不有一點痛嗎？（仍奚落）

松：（搖頭）一點也不，一點也不！他很肥大，軟鬆鬆的倒是安逸舒服得很！

次：（不禁失笑）好得很！好得很！那個時候我們的外相，真是精神身體雙方愉快呀！

松：你的話真是不錯，就是那個蘇聯同志身上的一種特殊臭味，觸在鼻管裏，雖是有點不慣，可是也覺得非常偉大，現在想起來還有餘味，（以鼻作嗅狀）（門簾）進來，（一職員倉皇持電報入。）

松：什麼事？

職：（九十度的鞠躬進電，）德蘇開戰了……

松：啊，（聞電）（一蹶連氣跌倒，）（次官，職員，即扶起，）

松：不要緊！這倒是想不到！（以電為次，）

次：（繼席）這……怎麼辦呢？

松：（上下急走）

次：我們繼續消息再說吧！

松：啊！啊！（復座，以手扶頭，悶悶不語，）

次：（向職員，）你快回到外務省，候差，看還有什麼續報。

職：是！（下）

次：外相要你休息，吧！

松：我到後面走走，全請不要走，候着再有消息，我們可以商量商量。

次：這！外相請！

松：（點頭）（下）

門響

次：請進，（松園妻入）

松妻：（鞠躬）啊！次官在這兒。

次：（鞠躬）夫人！

松妻：次官！我問一問現在有什麼特別的事發生，因為方才我們匆匆的一個人往花園去了，同他說話都不理，好像很有心事的。

次：啊！夫人！那是因為德國向蘇聯開戰了。

松妻：（也一驚）啊！不是蘇德都是我們的盟友，他們也是同盟國嗎？

次：是呀！所以想不到啊！

松妻：怪不得我們外相爲難了！他不是這一次的外交……

次：是的！我們相當爲難了！

松妻：昨日外相還說，他們都是我們的好朋友，現在我們幫那一個呢？

次：那只好看了。

松妻：（失笑）我們外相神經病，他這次外交得意之作，現在弄糟了，我會說笑話，說是：他們的交情

靠不住吧？他還罵我呢！

次：這次真是外相一番苦心呢！

松妻：（笑格格）可是他頂高興，說是希脫勒歡迎他如何的隆重，斯太林還抱他呢！（大笑不已）

次：（微笑）

松妻：還有笑話……（忽縮住）

次：怎麼樣？

松妻：（又笑）次官，你可不好對他說！

次：（笑）我不說……

松妻：他拿同希脫勒親近過的同斯太林抱過的衣服各一身，叫我另外收著，以後不穿作爲紀念呢，說是兩個人氣味各有不同，好聞得慌呢。我說：難道比我們女人們的還要香，他說：正是同女人

聞着要好的情夫的氣味一樣，他不曉得幾時做過人家的情婦？次官，你說好笑不好笑？

次：（伸舌作態）夫人，這個話您可不好隨便說，叫人笑話……

松妻：我知道，我對你說說不要緊，你可不好對他說呀！（嘻嘻不已）

次：那是不會。

（門響）

松妻：進來

侍：（入）外務省好幾位職官來了。

次：（略一思索）請他們客廳坐。

侍：（鞠躬）是！（下）

松妻：他們也是爲了德蘇戰事吧！

次：怕是……

松妻：我去看看他，再見！（起立）

次：（起立鞠躬）再見！夫人！

松妻：（鞠躬）（下，）

客廳門啓，外務省僚屬甲、乙、丙、丁、入，侍者以茶入，分置各坐。

次自內間下，外間客廳門又啓。

次：（入，各僚屬皆向之鞠躬，次答禮各坐，侍者再以茶進次）

甲：次官想已知道德蘇的事了？

次：知道了！

乙：我們特來請示。

丙：方才德國大使館已經來電話問外相什麼時候在省或者在官邸？他要來見。

丁：蘇大使也要來，

次：當然哪！外相方才進去，一會兒就要出來的！

侍：（入）外相現在花園，來回走着，已經報告過了。（鞠躬退）

次：（向衆）外相正在思慮這個問題呢！諸位且等一等！

（電話聲，侍入，接電，）

侍：（接電）喂：你那裏？陸軍省，啊，啊，外相在家，現在有一點事。是，是，（掛電話向衆，）軍

部就有人來，要見外相，說，請不要出去，候他一下。

次：你再向外相報告！

侍：（猶移貌）是！（下）

次：（搖頭）

衆：（相對無言）

侍：（入）外相說：知道了！

次：還在花園嗎？

侍：是！

甲：在做什麼呢？

特：沒有什麼，看看這個花，弄弄那個樹枝，還……（欲語不語）

次：還怎麼樣？

侍：抱着頭來同走。

衆：（相顧微笑）

次：一個大政治家，到了國家相當爲難的時候，自有這種情景！

又電話鈴聲。

侍：（接電）喂？那裏？啊！陸軍省……啊！陸相有話說！是！是！要請外相過去……現在這裏有好多

客，還有幾個大使要來！是！都是方才有電話來的……請外相電話說話！現在外相有點事，我去請一請……一會！啊！沒有功夫！啊！一會兒再打電話！（電止，掛好耳機）（向衆）陸軍省有電話，陸相要我們外相過去，我說現在有事，他不高興，現在掛了，說一會兒再通電話！

侍：是！（下）

次：我知道，頂難對付的是軍部方面，又要興花樣了！

甲：是啊！他們一定又要主張出兵了！

乙：真是想不到，我們假使沒有此次的中立條約，倒是可以檢點便宜！

次：唔！（門啓）

松：（匆匆入，一副不高興的樣子。衆皆起立鞠躬。）唔！諸位，都在此，幾次三番催我做什麼，我正要往花園多換換空氣，清空氣我的頭腦，以便處理國事，你們知道一個政治頭腦，務必須要適時

清空，方才能够發展最上的策略！你們找我做甚麼？

甲：方才德國大使，蘇聯大使都有電話要來，外務省對於新發生的德蘇戰事，當然要有一個策略來處理，所以我們都來請示！

松：（搖頭）笑話笑話！外務省如果沒有外相，就沒法處理事務！那邊成什麼話？你們不知道，我這清空頭腦，係非常重要嗎？

衆：（相顧無詞）

次：方才陸軍省也有電話來，陸軍要立刻同你講話，我們告訴他你現在有事，他還不高興呢！說：一會兒再來電話，侍者沒有告訴你嗎？

松：（吃驚）沒有？他們又來嘈囉！我知道，他們一定要嘈囉的，我這頭腦不要了！要龜清空，真不容易！

次：你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吩咐嗎？

松：有什麼吩咐？一個外務省，沒有外相，辦不了事嗎？你們應該該辦的方法去辦，至於什麼德國大使呀，蘇聯大使呀！軍部呀！只好憑我……（自己打頭一下）

衆：是！那我們告辭了，（衆鞠躬下）

次：我也去了，沒有什麼事嗎？

松：（略想）好！你先去，我們再談，讓我這個頭腦再清空清空！

次：（鞠躬下）

（松一入走入內間，上下往來行走，時時以手捧頭，（扣門聲）

松：進來！

侍：（入，鞠躬，呈名片盤）德國大使來了！

松：請！傳翻譯官！

侍：是！（下）

（扣門聲）

翻譯甲：（入，鞠躬，侍立，）

（外間門啓）

德大使：（入，另帶一德翻譯同入。）

（內間松牽翻譯甲同下）

外間門又啓

松：（牽翻譯甲同入，入門鞠躬，德大使及翻譯均起立答禮。松又趨前握手，）古特，篤格！（Good day！誤發音爲 Good dog）

德：（大驚，向翻譯）外相怎麼叫我好狗？

翻譯：外相是說：Good day！

德：（要笑又忍住）啊！啊！Good day！

松：古大！古大！（稍稍改正）（各就座）

侍：（進茶）

德………

翻譯乙：大使說：德蘇開戰的事，貴外相想已知道！
松……

翻譯甲：外相說：知道了，外相預賀貴國的勝利！
德……

翻譯乙：大使說他不可以知道貴國對於這一事的態度！
松：（略有窘狀）……

翻譯甲：外相說：不知道貴國對於敝國有什麼希望？
德……

翻譯乙：大使說：大使受本國政府的訓令希望知道貴國是不是絕對守中立。
松……

翻譯甲：外相說，敝國一定隨形勢的發展爲必要的邁進。
德……

翻譯乙：大使說：德國是貴國的同盟。蘇聯同貴國最近也訂有中立條約，依貴國的實際利益來說，恐怕是幫助德國爲是！
松……

翻譯甲：外相說：大使所說極是，敝國極願遵從，必要時，中立條約，不算什麼！
德……

翻譯乙：大使說：貴外相所說，大使極表滿意。

德：（與翻譯乙均起立，舉行納粹禮）希特勒萬歲！

松：（與翻譯甲也起立，亦舉行納粹禮，同呼，）希特勒萬歲！
德：（率德翻譯乙下，）

（松與日翻譯甲送出，一人返至內間，仍抱頭上下行走，又時舉頭仰望。）
電話聲

松：（自接）喂！那裏？我外相官邸！啊！陸相官邸！啊！諸陸相講話！啊！我是外相！啊！你東條陸相！是！到不到！是的！德國恐怕佔優勢！是的！我們可以取利！啊！中立條約！啊！啊！那也不要緊！是！我們稍稍看錯了！我們御前會議！我再想辦法！再補救！是！是！（露不豫及惶恐之色，掛電話自語，）傷腦筋，（扣門聲）
松：進來！

侍：（進名刺）蘇聯大使來見！

松：（皺眉）請！叫翻譯官！

侍：是……（下）

（扣門聲）

松：進來

翻譯甲：（入）

外間。門啓，

蘇大使：（偕翻譯入丙）！

內閣

松：（偕翻譯甲下）

外間。門啓，

松：（偕翻譯甲入，鞠躬，）

蘇：（與翻譯丙同進一步。分別握手，）

侍：（進茶）

松：好拉！Hello！

蘇：……

翻譯丙：……大使敬候貴外相起居，並說：蘇德不幸開戰，貴外相想來知道了！

松：……

翻譯甲：外相謝謝貴大使的厚意！這個消息已經知道了！

蘇：……

翻譯丙：大使問：貴國取什麼態度，能不能明白見告？

松：……（有內愧狀）

翻譯甲：外相說：當然尊重各個盟約！

蘇：……

翻譯丙：大使問：他能不能知道希特勒對於貴國有無新的要求？

蘇：（殊窘）。

翻譯甲：外相說：現在還沒有，將來不知道，

蘇：……

翻譯丙：大使說：貴國能够尊重條約，欣幸得很，尤其希望貴外相能够時時回憶到貴外相對斯大林同志

互表誠意最精彩的一幕

松：（更窘）……

翻譯甲：外相不明白貴大使的意思，

蘇：（微笑）……

翻譯丙：大使說：貴外相頭腦作賭的提示，想來沒有忘記！

松：（失色，勉強支持，）啊！啊！……

翻譯甲：外相說：豈敢！他對於此事，正在清空頭腦。

蘇：（大驚）……

翻譯丙：大使問：是要預備減輕腦袋的分量嗎？

松：……

翻譯甲：外相說：是爲考慮此事洗清頭腦的意思，

蘇：（不解）……

翻譯丙：大使說：是不是殺的時候，洗洗乾淨表示誠敬之意？希望不至如此！

松：（驚）……

翻譯甲：（問蘇，無法翻譯，）當然不至於此！

蘇：……

翻譯門：大使說：好極好極！他要告辭了！

蘇：（起立，舉袖起）再見！再見！

松：（鞠躬，拉手）再見！再見！（同下）

（內間，門啓）

松：（入，抱頭，煩悶）（門啓，又啓，松驚顧）

松妻：（入）啊！我的大歸口，客人人都走了嗎？你爲什麼這樣？好好休息休息吧！

松：我在花園裏清空清空我的頭腦，叫他們來一陣胡擾，我的頭腦越發不清空了！怎麼辦呢？

松妻：（意態閒適）我倒有辦法……

松：（驚異）啊！你倒有辦法！說出來，我聽聽（凝神聽之）

松妻：你從蘇回來，大便一直不大暢順，吃點瀉藥，通通大便，洗洗大腸，鬆鬆肛門，肚皮清空，頭

腦就清空了，都是叫一肚子屎鬧的啊！

松：（大怒）胡說！

松妻：（嬉笑）一點也不胡說！這是醫學常識，尤其是你這一次什麼希特勒的腸腦，斯太林的牛尾，撐

着大腸，腸肥所以腦滿，不消說了，現在又兩下打將起來，腦子怎樣會清空呢？你不是大名松岡嗎？

最近支那通告訴我：你的大名，漢文還是鬆肛，後鬆肛門，頭腦就清空了！

松：你爲什麼這樣的罵我。你私通中國人嗎？（更怒。拳欲擊妻，妻格格笑不止，繞場而走，幕徐徐落）

九四一年，七，一七，日幕近窗內閣獨松則而二次倒台之日幕於中華見獨之難那重慶。

本書二劇排演或改編必須得祖國出版社同意

（通訊處：重慶中一路長安居一號）

新 創 作 叢 書

第 一 種

今 齊 人

版 權 所 有 女 翻 印 必 究

本 書 每 冊 實 價 國 幣 拾 貳 圓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蒙 莊

編 者 李 建

發 行 人 楊 邨 人 明

發 行 所 祖 國 出 版 社

重慶中一路長安居一號

印 刷 者 時 代 日 報 印 刷 出 版 社

重慶中四路一三四號

經 售 人 文 書 店

重慶中四路一三四號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六 月 出 版 (一 一 二 〇 〇 冊)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世圖字第三四四〇號



4.45
211(1)